

§ 遠征(1)前夕

公元前 415 年，雅典，春。

春寒料峭，冷風從愛琴海經過比雷埃夫斯港吹進雅典，掠過雅典衛城的廊柱，帶來絲絲寒意，卻無法澆熄這座城邦的狂熱。

遠征西西里的呼聲如同瘟疫般蔓延。酒館裡、集市間、甚至在帕提農神廟的陰影下，都能聽見人們談論同一件事：遠征西西里。

「這將是雅典輝煌的時刻！」酒館裡，一位青年舉起陶杯，興奮地喊道：「我們將征服西西里，讓整個希臘世界仰望雅典！」

「雅典再次偉大！MAGA！」人群爆發出歡呼，幾杯葡萄酒潑灑在地上，酒香四溢。

亞西比德（Alcibiades）站在普尼克斯山丘上，俯視著蜂擁而至的公民們。

這正是亞西比德希望見到的景象。他身穿紫色華麗的披風，腰間佩戴精緻的短劍，站在不遠處微笑地看著這些狂熱的公民。他的演說與魅力讓這場遠征成為眾人期待的盛事。

對他而言，這不僅是擴張雅典的機會，更是證明自己超越伯里克利（Pericles）偉業的舞台。披風在風中微微擺動。陽光灑在他俊美的臉龐上，那雙灰藍色的眼睛閃爍著野心與算計。

「雅典的公民們！」他的聲音清亮如銅鐘，穿透了嘈雜的人群，「看看我們腳下的土地！看看我們頭頂的天空！諸神賜予雅典的命運，難道僅止於愛琴海的波濤嗎？」

人群爆發出歡呼。亞西比德嘴角微揚，他知道自己的魅力如何撩動這些平民的心弦。他舉起手臂，陽光在他金質臂環上跳躍。

「西西里有我們的兄弟，萊昂蒂尼人正在呼喚雅典的援助！那裡有無盡的穀物、木材和財富！斯巴達人蜷縮在伯羅奔尼撒，而我們…偉大的雅典人…將把我們的民主、我們的文明帶到地中海的每一個角落！」

「Make Athens Great Again！」人群中一個年輕人突然高喊，隨即這句口號如同野火般蔓延開來。亞西比德沒有制止，反而讓這狂熱的呼喊持續了片刻。

在人群的邊緣，尼西亞斯靜靜站立。這位年近六十的將軍披著樸素的褐色斗篷，眉頭緊鎖。他的手指不自覺地摩挲著掛在頸間的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護身符，那是他常年病痛的心靈寄託。

「他在煽動一場災難。」尼西亞斯低聲對身旁的顧問說，聲音淹沒在歡呼聲中。

當亞西比德結束演講，尼西亞斯緩步走向講台。他的步伐因痛風而略顯蹣跚，但眼神堅定如鐵。

「雅典的公民們，」尼西亞斯的聲音沉穩而沙啞，「我聽到了年輕人的熱血沸騰，卻看不到理智的冷靜思考。」

人群漸漸安靜下來。亞西比德交叉雙臂，靠在廊柱上，臉上掛著似笑非笑的表情。

「西西里遠非我們想像的那般脆弱。敘拉古是一座強大的城邦，而我們對那片海域知之甚少。這場遠征將耗費我們三分之一的戰艦，數千名公民的性命，以及…」他停頓了一下，「我們與斯巴達脆弱的和平。」



「和平？」亞西比德突然插話，聲音充滿嘲諷，「尼西亞斯將軍所謂的和平，就是讓雅典像隻縮頭烏龜一樣躲在城牆後嗎？」

人群中爆發出一陣笑聲。尼西亞斯的臉色變得蒼白，但他沒有退縮。

「亞西比德，你的野心會毀了雅典。我們剛剛從與斯巴達的戰爭中喘息，國庫尚未充盈，公民需要休養生息。而你…」他直指年輕的政敵，「你只是渴望統帥的榮耀，而非雅典的真正利益。」

亞西亞德的笑容消失了。他大步走向尼西亞斯，兩人之間僅有一步之遙。

「老將軍，」他低聲說，聲音只有彼此能聽見，「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雅典需要的是擴張與榮耀，而非你這種畏首畏尾的老朽。」

尼西亞斯沒有退縮，他抬起頭直視亞西比德的眼睛：「我見過太多像你這樣的年輕人，用華麗的辭藻包裝致命的冒險。」

雅典不是你的踏腳石，阿爾克邁翁家族的後裔。」

亞西比德眼中閃過一絲怒火。他轉身面對人群，聲音突然提高：「尼西亞斯將軍擔心遠征的費用？讓我告訴你們，西西里的財富將十倍償還我們的投入！」

他擔心斯巴達？當我們的艦隊控制地中海，斯巴達人只能在陸地上乾瞪眼！」

人群再次沸騰。尼西亞斯知道大勢已去，但他仍堅持完成了自己的演講，詳細列舉遠征所需的船隻、人員和物資，希望龐大的數字能讓公民們清醒。然而，狂熱已經佔據了雅典人的心。

當尼西亞斯遠離，一位年輕女子悄悄靠近，她是科林斯交際花泰莉莎，亞西比德最近的情人。

「你今天太棒了，」她低語，手指輕撫他的手臂，「整個雅典都為你瘋狂。」

亞西比德微笑著捏了捏她的下巴：「他們應該如此。」他環顧四周，確保沒人偷聽，「尼西亞斯那個老頑固，他以為用數字和警告就能阻止歷史的車輪。」

「你真的相信我們能征服西西里嗎？」泰莉莎問道，眼中閃爍著好奇。

亞西比德大笑：「親愛的，我不僅要征服西西里，還要讓整個地中海記住亞西比德的名字。雅典？它只是我的起點。」

就在這時，一個傳令官氣喘吁吁地跑來：「亞西比德大人！不好了！城中所有的赫爾墨斯神像都被毀壞了臉部！」

人群頓時嘩然。赫爾墨斯是旅行者的保護神，遠征前夕發生這種瀆神事件，無疑是個凶兆。

亞西比德臉色一沉：「誰幹的？」

「沒人知道，但...」傳令官猶豫了一下，「有人說...看到您和您的朋友昨晚在神像附近飲酒...」

亞西比德眼中閃過一絲慌亂，但很快恢復鎮定：「荒謬！這顯然是反對遠征的人所為，企圖動搖民心！」

消息如野火般傳開。當晚，雅典街頭議論紛紛。有人指責亞西比德和他的年輕朋友們褻瀆神明；也有人認為這是斯巴達間諜的陰謀。

尼西亞斯在自家宅邸聽聞此事，他跪在家中的宙斯神龕前祈禱：「偉大的宙斯啊，如果這真是凶兆，請讓雅典人醒悟吧。」

然而，遠征的準備工作仍在繼續。三天後的公民大會上，儘管尼西亞斯再次極力反對，遠征西西里的決議仍以壓倒性多數通過。亞西比德、尼西亞斯和拉馬科斯被任命為聯合指揮官。

散會後，兩位將軍在柱廊下相遇。

「你贏了，亞西比德，」尼西亞斯疲憊地說，「但我祈禱諸神保佑雅典，因為你的野心將帶領我們所有人走向未知的命運。」

亞西比德輕蔑地笑了笑：「命運由強者書寫，尼西亞斯。當我們從西西里凱旋時，你會為今天的怯懦感到羞愧。」

他轉身離去，紫邊白袍在風中飄揚。尼西亞斯望著他的背影，喃喃自語：「不，亞西比德，我擔心羞愧的將是整個雅典。」

夜幕降臨，雅典城牆上火炬通明。

工匠們日夜趕製戰艦，商人們囤積物資，年輕人練習戰鬥技巧。

「Make Athens Great Again」的口號在街頭巷尾迴盪。

沒有人注意到，衛城上空的星星異常黯淡，彷彿諸神已經預見了即將到來的災難。

這幾日，城內無論是集市還是酒館，人人都在談論遠征西西里的計畫。

年輕人興奮地期待新的榮耀，老人則憂心忡忡，憶起過去戰爭的苦痛。

修昔底德與裴夏剛從基亞島回到雅典不久，此刻正坐在夢菲斯沙龍的角落與裴夏喝著酒，裴夏依偎在修昔底德懷中滿臉春意。

忽然聽到爭論聲從庭院傳來，於是兩人緩步走了過去。



在庭院中，一名優雅的女子正與幾位雅典公民交談。

她身著精緻的紅衣裳，風華依舊，言談舉止皆流露出智慧與自信。

阿斯帕西亞（Aspasia），曾是伯里克利（Pericles）的伴侶，如今則以亞西比德姨母的身分關注著這場即將來臨的戰爭。

「修昔底德，你回來的時機可真是微妙。」阿斯帕西亞輕笑，語氣中帶著幾分嘲諷。「你覺得這場遠征如何？是否如你筆下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一般，將成為雅典的又一篇史詩？」

修昔底德沉吟片刻，緩緩開口：

「我不寫史詩，我記錄事實。而事實是，雅典正被狂熱與野心蒙蔽。」

「哦？」阿斯帕西亞挑眉，「難道你不認為這場遠征能帶來偉大的勝利嗎？敘拉古不是波斯，他們的艦隊不如我們，軍事組織也不及我們。」

「確實，雅典的海軍強大，敘拉古遠不如我們富有。但你忽略了兩點。」

修昔底德指向遠方的帕提農神廟，語氣平靜卻透著深意。「第一，西西里島的戰線遙遠，補給困難。第二，若我們過於自信，反而會低估敵人。」

阿斯帕西亞笑了笑：「你對人性太悲觀了。當初若伯里克利也如此猶豫，雅典還會有今日的榮耀嗎？」

「伯里克利深思熟慮，而亞西比德…」修昔底德頓了頓，搖了搖頭，「他太過自信，甚至將這場戰爭視為個人的榮耀，而非城邦的生存之戰。」

阿斯帕西亞的眼中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不安，但她沒有繼續爭辯，而是微微一笑，轉身離開。

夜晚，修昔底德坐在自家書房內，望著窗外的星辰。

他提筆寫下自己的思考：

「亞西比德有才能，卻過於驕傲。他渴望榮耀，卻未曾思考榮耀的代價。而尼西亞斯雖審慎，卻缺乏決斷力，無法阻止這場戰爭的發生。

雅典正如一艘滿載財富的戰船，在風暴中航行，卻因掌舵者的野心與猶豫而偏離航向。」

他停頓片刻，繼續寫道：

「這場遠征，若勝，雅典將成為無可匹敵的霸主；若敗，則將走向衰亡。可惜，雅典人選擇了激情，而非理智。」

他放下筆，長嘆了一口氣。歷史的齒輪已經轉動，而他，將見證這一切的結局。